

大家谈人生

2020年9月8日,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习近平总书记亲手将“人民英雄”国家荣誉称号奖章佩戴在我胸前,那一刻,聚光灯亮得晃眼,我的手微微发颤——这枚奖章不属于我一个人,它属于4.2万多名逆行援鄂的医护人员,属于江夏方舱医院昼夜值守的医护团队,属于千千万万信赖中医药、配合治疗的武汉市民,更属于传承5000年的岐黄薪火。荣誉更像一种提醒:我们只是中医药事业长河中的一朵浪花,真正托举这朵浪花的,是国家与人民的需要。回望来时路,最清晰的印记并不是头衔的增加,而是在一次次选择里,始终把“患者”二字、把中医药事业,放在个人得失之前。荣誉不是终点,对我而言,荣誉之后是继续看病、教学、科研,在关键时刻为中医药争取应有的位置。

一剂汤药,立下一生志向

我与中医结缘,并不是从书斋开始的,而是从基层临床开始的。

那是1968年,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渤海边一个基层卫生院。在一个冬日雪夜,一名年轻患者突发急性肠梗阻。大雪封路,去20公里外的区医院手术已经来不及。危急时刻,卫生院一位中医大夫开出一剂大承气汤,竟使险情得到缓解。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。几味药,为什么能在急症中发挥作用?中医难道只是书本里的旧学问吗?那一夜之后,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,中医不是故纸堆里的玄谈,它是活生生能救人的本领。

从那以后,我开始自学中医。后来,我参加“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”,有了脱产系统学习中医的机会。1973年末至1976年初,我一边学习,一边参加医疗实践,还和同学组成研究小组,在中医治疗急症、热症、血症等方面不断积累经验。那段日子并不轻松,但我心里踏实,因为我知道,自己正在向一条真正值得走下去的道路靠拢。

1979年立春刚过,在天津研究生考试报名的最后一天,我骑车赶了80里路递交报名表。那一路风很冷,但我心里很热。后来经过选拔,终于如愿进入天津中医学院首届研究生班。回顾这个过程,我的中医志向不是凭空生出来的,它来自患者的需要,来自基层临床对我的触动,来自一剂汤药带给我的震撼,也来自一个年轻医生对医学道路的重新确认。

津门名医、国医大师阮士怡先生,是我中医路上的重要引路人。阮老早年学西医,后来深耕中医。他常对我说:“伯

我愿做中医药事业的一朵浪花

张伯礼

礼,医乃仁术,无德不成医。中医要发展,光靠守成不行,得用现代科学把它的道理讲清楚。”这句话,我记了一辈子。

读研期间,我白天跟师临证、抄方、学习各科知识,晚上泡在图书馆查文献。我越来越感到,学习中医不能关起门来,也不能排斥其他学科。我经常到天津大学、天津医学院(天津医科大学的前身)去旁听,热物理学、工程学、药理学、统计学,许多看似离中医很远的知识,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中医、研究中医、发展中医的工具。中医要向前走,仅有经验积累还不够;但离开中医自身规律,单纯搬用外部方法也不行,需要在经典、临床与现代知识之间不断搭桥。

硕士毕业后,我留校任教,边临床边科研,并组建全国首家中医工程研究所,承担国家“七五”攻关项目,开展舌诊客观化系统研究。我和团队一起建实验室、开拓中药组分研究,推动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,探索中药数字化分析和配伍优化。历经10余年攻关,我们建立了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,大幅提升中药制剂质量与临床疗效,相关成果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我确信:中医学药虽然古老,但理念并不落后,中医的精华绝不能只停留在经验层面,必须用循证医学证明其疗效,用现代科学语言阐明其作用机制,让更多人听得懂、信得过、用得上。担任第十一至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,近20年来我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交了100余项建议,全程参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起草与修订调研。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终获通过,一代又一代人所追求的中医药有了国家大法护航,我心里很难平静。中医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业,它关系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医学智慧,也关系着今天和未来人民健康的现实需要。发展中医药,是在给整个中华民族争生机,能为它多争取一点空间,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的许多辛苦,都值了。

国有危难时,医生即战士

做医生,平时坐堂看病是本职;国有危难时,医生就是战士,必须顶上去。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,中医药参与救治并非一开始就有足够空间。一位西医院院长的亲属感染SARS(非典型性肺炎)后经西医治疗仍高热不退、病情危重,院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我。我仔细研判辨证后开出中药处方。几天后传来好消息:患者退烧,病情明显好转。我趁机请战,天津市领导决定让中医介入治疗,我受命担任天津市中医治疗SARS总指

挥,编撰《非典专辑》,筹建“中医红区”,缩短症状持续时间,减少激素用量等,取得了确切疗效。相关治疗方案后被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《SARS中医治疗方案》收录。对我而言,这不是为了争一时名声,而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证明中医药可以承担责任、作出贡献。

2020年庚子新春,新冠疫情骤然暴发,武汉告急。大年初二,我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即刻赴汉。抵达当天,我就奔赴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、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等定点医院病区摸底。那时,情况很急,压力很大。部分西医同行对中药仍有疑虑,部分患者也缺乏信任。我心里明白,越是这个时候,越不能只喊口号。中医药要拿出实实在在的疗效,必须尽快把救治工作组织起来。我向中央指导组提出建议,建立中医中药阵地,由中医整建制承包方舱医院。这个建议当天就获得批准。随后,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,江夏方舱医院火线筹建,我担任名誉院长和总顾问,五省市中医医疗队进驻江夏方舱,主要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:汤剂辨证施治,配合穴位敷贴、耳穴压豆、八段锦导引,也注重情志调理。后来,江夏方舱医院实现564名患者“零死亡、零转重、零感染”,并总结出“降低转重率”是评价疗效的核心指标。经验逐渐形成后,中西医结合救治成为中国抗疫方案的重要亮点,“转重率”也成为世界共同认可的标准。

最后一批康复患者走出方舱医院时,我的眼镜镜片上有泡面的水汽,也有热泪。那是在武汉少数几次落泪。一次是为牺牲的战友和坚韧的武汉人民,一次是重回江夏方舱旧址时,面对物是人非,心里久久难以平静。

“国有危难时,医生即战士。宁负自己,不负人民。”这句话之所以有重量,不在于声音多高,而在于它对应着真实选择。国家和人民需要时,医者决不能袖手旁观。

桑榆不叹暮,药岭有远志

很多人是在荣誉和聚光灯里认识我的。但我自己心里最清楚,我的身份,始终是医生。直至今日,只要条件允许,我仍坚持每周出3次门诊。行政、科研、会议再忙,出诊这件事不能丢。一个医生,只有坐在诊室里,看见患者的眼神,听见他们的难处,才会知道医学真正要回应的是什么。

有人问我,你吃什么补品?我说,看好一个疑难患者的成就感,比什么补品都更养人。仁心不是一句激情的表达,而是一种长期、稳定、具体的专业责任。医生看见的不应该只是指标,也要看见

指标背后那个真实的人;不应该只想着疾病本身,也要体会患者的不便、焦虑和难处。

我的座右铭是“贤以弘德,术以辅仁”。这是我从《论语》中悟出的道理。作为教师,我也常要求学生:“坐下来来看病,站起来能演讲,闭上眼会思考,进了实验室能科研。”这句话很朴素,却是我对中医药人才的期待。学中医药的人,不能只会背书,也不能只会抄方;既要能临床,也要能表达;既要会思考,也要能研究。中医药要传下去,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真正有本领、有情怀、有担当的人。

2009年,我把何梁何利基金奖、全国优博论文导师奖金等各项奖金捐出,在天津中医药大学设立“勇搏”励志基金,奖励品学兼优而家境困难的学生。针对当时大学生较普遍存在的问题,我发起成立了“勇搏励志班”,班训是“责任、坚韧、克己、奉献”,让大学生们自我组织、自我管理。十几年来,有数万的勇搏学子成为栋梁之材,正如他们自己所言,这个班不是让优秀的人集中起来,而是让集中起来的人变得优秀。我希望他们不仅学业优良,还要有高尚之情操、坚韧之品格、奉献之精神,成为堪当大任的人。中医药事业也正是这样,一代人接过一代人的手,一代人把路再往前铺一点。

我已年近八旬,“桑榆不叹暮,药岭有远志”,虽然人到晚年,我仍然愿意把时间放在事业之中。个人生命终有边界,中医药事业却要一代代人接续向前。一个人最终能留下什么,不应只看获得过什么称号,更要看他把什么交给后来者。

有人说我不懂生活,但让我说,我的生活就是工作,工作就是幸福。只要身体允许,就继续出诊,继续带学生,继续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奔走。推动中医药现代化,建立健全中医药标准,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,这些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。能做一点,就做一点;能往前推一步,就推一步。

说回到“人生”二字,我的经验其实并不复杂,概括起来就是5句话:志向要从真实问题中生长,学问要从长期积累中扎根,创新要经得起实践检验,医生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,学者要在国家需要时承担责任。

荣誉会被写进简历,但真正留下来的,可能是患者记得的诊室,是学生接过的文稿,是一个中医人对“贤以弘德,术以辅仁”的长期理想。人生价值不在头衔本身,而在个人理想是否与人民利益、国家需要连在一起。

我愿做中医药事业的一朵浪花。浪花终归大海,但事业会永远向前奔涌。

家乡的海滨,有一片平躺着的“潮汐树”。名为树,形似树,其实是路。但又不是人车可行之路,它是潮水的路,是时间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。

“潮汐树”,自古便存在。潮起潮落间,海水日复一日在滩涂上游走,勾勒出纵横交错的自然脉路。可它沉寂千载不为人知,直到人类的镜头挣脱地面束缚、飞上高空,那隐秘的自然路径,才第一次被窥见全貌。

一天清晨,一位中学同学在朋友圈分享了一条《邂逅潮汐树的自然之美》。点开一看:条子泥湿地,金色的潮沟,如巨树根系般蔓延,向着黄海舒展……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故乡。条子泥,是太平洋西海岸极具代表性的泥质潮间带湿地,也是全球候鸟迁徙路上重要的“国际机场”。“潮汐树”,在黄海之滨,我生活过20多年,却第一次听说,更未曾见过。

可是,见与不见,它一直都在那里。涨潮时,海水携着泥沙轻轻铺展;落潮时,水流又细细摩挲、勾勒。在日复一日的轻抚与刻画里,浅浅的印痕被慢慢打磨成深沟,再顺着滩涂自在分叉、蔓延。岁月积累,大自然以潮水为笔,在滩涂上留下交错纹路,这算不算是湿地独有的“年轮”?

不只有家乡条子泥,辽宁、山东的滨海滩涂,钱塘江入海口的潮间带,都有类似的生命图谱:主干朝海,枝杈向陆,状似巨树……

“潮汐树”的历史,大抵与这片海域的潮汐同龄。可直到近些年,它的壮美才进入人们的视野。

世上并不缺少美,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。发现非常之观、大美之景,不只靠一双眼睛。有时候,景观在非常之高度、角度,需要一双能突破视角局限的“翅膀”。

条子泥“潮汐树”的被看见,至少历经两次“靠近”:2013年,条子泥围垦工程完工,滩涂与人的物理距离大幅拉近;2019年,中国黄(渤)海候鸟栖息地(第一期)中遗成功,条子泥位列其中,关注者开始探寻全新的观察与记录角度。

人在滩涂行走时,所见的景象是零散的、具体的,也自带沉浸感。赶海人能辨出泥滩的深浅,观鸟者能看到鸟啄划破水面,孩子会记得脚趾缝间渗进的清凉。这种“正在现场”的真切感受,满是有温度的细节,却无从窥见湿地的全貌肌理。

而当无人机睁开“天空之眼”,我更愿称它是“飞鸟视角”:飞行器升至三四百米的高空,熟悉的湿地骤然变得陌生而壮阔。地面上杂乱的潮沟、水洼、沙脊,在俯瞰中竟呈现出如生命图谱般精密的脉络。这不是创造,而是揭示:这些大地脉路,本是自然

延津火烧,就像邻县滑县的道口烧鸡、老庙牛肉、万古羊肉卤一样,是带着地理标识的地方名吃。我小时候,还没有“延津火烧”的说法,那时候众口流传的是“牛屯火烧”。我家和牛屯镇不过十几里路,延津火烧名头响起来,也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。

火烧传到了延津县城,被赋予了新的内容、新的风味。一来延津出产号称“中国第一麦”的强筋小麦,二来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,老百姓在吃上更舍得,打火烧师傅也就顺应大家口味,用的馅料更足了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发明了“夹什”的吃法,就像天津的“大饼夹一切”,鸡蛋、火腿、豆腐串、绿豆芽、炸辣椒……各种荤的素的都能夹进去,一个火烧,可以吃出多种花样,你爱吃啥尽可以选择。

火烧的做法很讲究。师傅和面,冬天用“甩手水”,是水温高烫得人直甩手的意思;夏天用“阴阳水”,也就是凉水与沸水混合后的温水;春秋为“顶手水”,也就是水温介于二者之间,还有点烫的水。兑水多少也不一样,天热时一斤面兑水二两许,天冷时兑半斤水,和面时猛揉慢“醒”。抻面剂讲究紧摔慢抻,手不离油,面不粘手。一团面剂被师傅抻得长如腰带,宽约寸许。馅料采

得扶在锄杆上歇一会儿。我说,妈,别种了,要吃什么,街上都可以买到的,不用这么辛苦。母亲不搭理,手里忙活着。

回城时,母亲把我的车后备箱塞得满满的。她学着菜贩的口气:“没打农药,没上化肥。”我说,几十公里来回的油钱,过路费,够买多少菜了。话说出来,觉得重了。母亲没有吭声,把边上一袋小青菜又往里推了推。

节假日回老家,带了些网购的板栗瓜子回去。母亲种成了。从那以后,我也常到菜园帮母亲干活,有时摘根黄瓜、咬一口,脆生生的。回城时,不再等母亲吩咐,我抱走了好几个

『潮汐树』的发现

周云龙

天成,之前被寻常视角遮挡,如今借助科技之眼才得以全景呈现。

想起早年第一次远行,故乡在车窗外渐渐后退成模糊色块,那些早已沦为日常背景的街巷布局、城市肌理,反倒离别之时,显露出清晰的轮廓。距离,有时是成全另一种看见的方式。距离产生了美。

“潮汐树”便是如此:地面视角让我们置身其间,触摸每一寸泥泞的质地;天空视角让我们极目四野,读懂潮汐系统的运行逻辑。二者并非对立,而是认知的不同维度。人生又何尝不需要这般视角的转换?有人说,从三楼俯视,满眼皆是琐碎;从三十楼远眺,入目尽是山河。如果能偶尔抽离自身,以俯瞰的目光回望生活,或许便能看清,那些曾以为孤立的事件如何连成命运的轨迹,那些看似偶然的选择如何生出生命的枝杈。

追问“潮汐树”的前世今生时,被告知,条子泥湿地已经禁飞无人机。这片湿地是勺嘴鹬、小青脚鹬等珍稀候鸟的家园,无人机的飞行与轰鸣,会惊扰它们栖息、繁衍。天空视角的惊扰,终究要为生态让路。这份俯是一个深刻的隐喻:我们借助先进技术抵达前所未有的认知高度,却在真正看见之后,学会了克制。

“潮汐树”依然在那里。我终于懂得,有些风景,需拉开距离方显辽远,而真正的欣赏,是领略磅礴壮阔之后,仍能克制靠近的冲动,守护它不被惊扰的自在。

潮来,潮往。树生,树隐。谁解其中意?答案都在时间里。

金台随感

用剁碎的五花精肉,拌以精盐、葱花、孜然、十三香佐料等,均匀摊在抻长的面粉剂上,之后将其卷成蛇腰状,再按压成饼,放入炉膛炙烤。先用猛火烤,再用文火焖,还要循环换面刷油,大约一刻钟后,黄灿灿的火烧就出炉了。

刚出炉的火烧,中间鼓起,色如紫铜,比外地的烧饼火烧要大出一号。一圈一圈的螺旋纹是鲜明的标记,就像一面小铜鼓一样。不用咬开,香气已然飘满了半条街。

作家刘震云就是延津县人,他在一次文化活动中说,延津火烧面好、馅好,做火烧的人也好。刘震云说到点子上了。好的吃食,得由好的人才能做出来。现在的延津,火烧摊、火烧店遍布大街小巷,胜利火烧、文榜火烧、小军火烧、西街羊肉火烧……各家都用料讲究、热诚服务,还变着法子让自己的火烧更有特色,更能吸引人。如果口味、分量不尽如人意,是根本干不下去的。延津火烧就是带着这份诚意,不知不觉间把名号在中州大地打响了。

多味斋

板栗菜。

菜园里多了几垄玉米。秆子比人高很多,风一过,哗啦啦响。女儿钻进去,出来时抱着两个绿棒子,哇哇地叫。后来她在作文中写了这件事,老师给了个“优”。

等天冷了,收完萝卜、白菜,菜园只剩几行蒜苗顶着霜。母亲把院子里枯枝烂叶拢在一起,堆在菜园的一角,点着了堆肥。忙完这些,她又花了一天工夫在菜园挖了个四四方方的坑。萝卜、白菜搬进去,盖上玉米秆,再覆上一层土……

窗前,山城的月光洒在地上,白得像雪。我撘了一下——每年冬天,雪落下来,盖住母亲的菜园。蒜苗从雪里挣出来,青青的。

小池塘

徐俊国

一整天,小池塘接纳了天光、流云、鸟影,花瓣和枯枝,也飘落其中。晚上,世界归于静谧。小池塘变暗,删繁就简,只供养一轮明月。恰似一个人步入暮年,生活朴素,依然心存温良与虔诚。



中国画《草原小骑手》,作者冯远,中国美术馆藏。



夏日的夜晚,我接到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:“菜园里的黄瓜、豆角眼看都要老了,快回来取吧!”坐在书房里,窗外月光皎洁,菜园里那个佝偻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眼前。

母亲今年75岁,腰椎间盘突出很多年了,背也弯得厉害。她身体越来越差,却很少给我们兄妹说。白天多半时间在菜园里,一垄草要拔一个上午,她也不急,慢慢拔。晚上也常常跑到菜园,借着门前灯光,东看看,西看看,像在巡视一个只有她认识的天地。

我们家原来有三四亩地。河边的水田栽水稻,高些的平地种小麦、玉米,坡地栽红薯、洋芋。一家五口,就靠那些土地吃饭。后来,坡地退耕还

大地

陈发春

有老太太跑过来夸:“可不得了,年轻时候粮食种得好、花也绣得好,老了老了菜也种得好。”母亲笑笑,摘一把豆角,拔几棵葱,递过去。过几天,她们再来串门时,便捎来几棵芥蓝、几个菜花——都是母亲园子里没有的。

母亲弓腰蹲着,一只手撑在地上,另一只手用力把草拔掉,碎土就从长满老茧的指缝间漏下。没几分钟,就

